

化茧成蝶——一位小城做题家的自白和对教育的思考

引

(一)

十年寒窗，八年深造。

十八年，是一个孩子从懵懂走向成熟的时间，也承载着一个普通家庭最朴素的愿望：读好书、上好大学、学一技之长，最终出人头地。

半年训练，五分钟回答。

半年，顶尖 AI 可能已经完成一轮训练与迭代；五分钟，是 Artificial Analysis 榜单上，Claude 5.1 开启最强推理模式完成一次回答的中位时长。

绝大多数普通家庭仍在用期待、恳求和鞭子，把孩子赶上高考这座千军万马争夺的独木桥。人们相信，只要拿到一张烫金的大学文凭，掌握一门专业，再补上几段漂亮的实习，就能在毕业时把十八年的积累兑现成一份高薪工作。直到此刻，家长和孩子才终于长舒一口气：“我们总算出头了。”

但 AI 正在拆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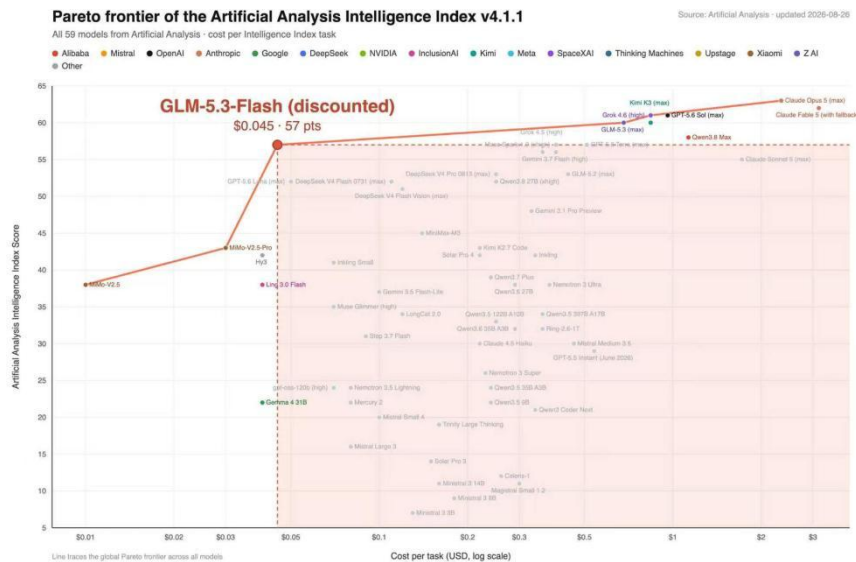
从商业角度看，这本就是一条周期长达十八年、产品高度同质化、容错率低、直到就业时才能完成价值兑现的漫长链路。如今，当顶尖 AI 用几分钟生成的内容，已经可能超过一个人十八年训练所得的专业见解，我们不得不追问：文凭和知识都在加速折旧，学习真正的护城河究竟是什么？人凭什么获得高薪？即使获得了，又凭什么相信从此可以高枕无忧？

理工科学生担心，自己耗费数年建立的数学、编程壁垒会在顷刻间坍塌；文科学生倒少了这种新增的烦恼，他们很久以前就在担心毕业后找不到工作。曾经，失业的焦虑从三十五岁开始；现在，二十五岁的年轻人已经担心自己会被“模型 + Skills”取代，甚至没法获得工作的入场券。

如果把人也放进用来衡量 AI 能力“任务—成本”的坐标轴，终有一天，所有人都会被 AI 逐一斩杀吗？劳动的价值会不断消弭，最后只剩资本永存吗？

如果答案是肯定的，人为什么还要花费十几年时间、巨额金钱和无数精力接受教育？如果答案不是，那么在 AI 时代，究竟什么值得学习，人又该如何学习？

对个人，这是个哲学问题，涉及价值判断；在宏观，这是个制度问题，涉及分配；对公司，这是个产品问题，涉及需求、定价和初心。


$$\left(\begin{array}{c} \longrightarrow \\ \longrightarrow \end{array} \right)$$

为了讨论教育，我们首先需要区分教育与学习。以下是我的理解。

学习，是个体因观察、思考、练习和反馈等经验，使自身的知识、技能、判断框架或行为倾向发生相对稳定的更新，并因此改变未来应对情境的可能性。由药物、疾病或自然成熟直接造成的改变不是学习；遗忘说明更新不够稳定，不是学习的目标。学习本身也不必然变得更好：人既能学会解决问题，也能习得拖延和逃避。

教育，则是个人或组织基于某种价值目标，有意识地设计经验、任务、环境、关系与反馈，以提高特定学习发生的概率，最终增强学习者未来自主行动的能力。教育是外部设计，学习是内部变化；有教育未必学会，没有教育也可能学习。

在狭义商业视角中，教育通常指基础教育阶段，尤其是 K12 课外培训。高考提供了明确目标，分数提供了衡量标准，家长则构成具有强烈付费意愿的购买者，因此产品容易定价、效果容易叙述，也曾成为资本密集进入的领域。但当资本扩张、教育焦虑、家庭负担与机会分化叠加，它也产生了显著的社会负外部性，引发“双减”重新划定市场边界。

稍广义地看，教育还包括大学生转专业与求职、留学、保研、考公，以及在职者和失业者的职业培训。凡是人能够通过专业能力或社会凭证获得价值的领域，都可能形成教育生意。新

东方、粉笔、中公和高顿等教培机构分别占据其中不同环节。它们表面出售课程，实质出售的是一种更可实现的未来：升学、录取、证书、就业或收入增长。

更广义地看，教育可以帮助人获得独立理解世界、作出判断、采取行动并持续成长的能力。读一本好书、与高人交谈、在项目中磨砺、谈一场好的恋爱、吃一堑长一智，都可能带来学习；但它们只有被赋予目标、反思和反馈，才构成自我教育。

混元想做下一代学习者的教育产品。此教育的定义，是哪一类？产品的初心、切入点、不同阶段的产品边界可以涵盖不同的类别。

(三)

我曾是为狭义教育体系里的优胜者。在机缘、环境与努力的共同作用下，我有幸摘得高考状元的桂冠，也享受了它为我打开的许多扇门。但与此同时，高考的逻辑也曾在我的思维中留下了深刻烙印：相信目标总是明确的、问题总有标准答案、努力最终可以通过排名得到证明。

进入大学后，这套曾经无比有效的系统开始失灵。没有人为我划定范围，也没有一张试卷告诉我应该成为谁。我曾在大学的旷野里蹒跚摸索，在一次次选择、碰壁与自我怀疑中，开启了漫长的转型。而今，我才渐渐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。

作为应试教育的受益者，我是幸运的。饮水思源，我心怀感恩；但也正因为亲历其中，我更清楚地看见它的局限：学生和家长投入巨量的时间、金钱与情绪，只为争夺少数被认可的答案与出口。它成就了一部分人，也让更多人承受了漫长的焦虑、消耗与自我怀疑。因此，我真切地希望，下一代能够拥有更好的教育。

过去，人才培养高度非标，优质教师又极其稀缺，真正因材施教的教育更像一种昂贵的定制服务。AI 的到来第一次让我们看到另一种可能：优秀的诊断、启发、陪伴与反馈，也许可以以低成本低成本服务每一个具体的人。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。

茧，孕育了幼年的蝶；茧，也困住了成年的蝶。化虫为蝶，须破茧而出。

这是我面向 AI 教育产品岗位写下的一篇明志之作，也是我对自己的受教育经历的一次郑重回望与告别。过去，茧成就了我；未来，我希望为后来者创造一条不必如此艰难的路。

化茧成蝶，我的来时路。